心蓮朵朵開

廖師姊 幫傭所得贊志業

■鄭秀格

精舍前的荷塘裏，經常綻放著朵朵美麗清淨的蓮花，而慈濟人的心中更是有一朵「看不見」的心蓮；雖然看不見，但是我們卻能夠感受到那股沁人心肺的清香與溫馨。

她，像一朵蓮花，雖然從外表來看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她心中的蓮花多麼美麗動人，她就是捐「年頭錢」給上人蓋醫院的廖師姊。

廖師姊非常勤儉，爲了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家庭，所以她選擇幫傭的工作，工作的時間是半天。先生則是電路接線工，他們的家境並不寬裕，早期還有一些負債，而且小孩都在上學，花費頗大；夫妻倆勤懇持家，總算可以安穩度日。廖師姊家的對面住的是汪黃秀蘭委員，因阿蘭師姊的介紹，蕙質蘭心的她就順理成章地加入慈濟會員的行列，算算時間那已是七年前的事了。

護專破土時，她和委員師姊們一起到嚮往已久的花蓮，她看到慈濟醫院的宏偉，又知道了慈濟未來的建設計畫；上人的大悲大願讓她非常感動。她說：「當時我心裏想——這些建設工程費用龐大，需要很多人來護持。而我力量這麼小，要怎麼護持呢？」回家之後，她心中一直盤旋著這個難題，「怎麼辦？師父就像是我的父母長輩，爲了救人，師父需要這麼多錢，我要怎麼做才能幫上一點忙呢？有了！我可以先跟老闆娘商量……。」

隔天，她向信仰基督教的老闆娘說：「花蓮有一位師父要蓋醫院，需要很多錢，我很想捐助一間病房……是不是可以請老闆娘先給我一年的薪水，讓我完成這個心願？」老闆娘聽了也頗受感動，馬上開了一張十五萬的即期支票給她。廖師姊非常感恩地一再道謝，然後把支票交給阿蘭師姊，並表明心意。阿蘭師姊說：「可是，一間病房是三十萬呢！」廖師姊問道：「可不可以讓我分期繳付？」阿蘭師姊說：「可以，可以。」她才放心的回家料理家事。

後來，阿蘭師姊到台中分會談起這件事時，感動得眼淚都掉下來，她說：「廖師姊家境不很好，住的是二十多坪租來的房子，而且有的天花板都已掉落；他們一家人吃得很簡單，連到外面吃碗陽春麵都捨不得，一定在家裏自己做飯。但是，她竟然這麼熱心支持師父的四大志業……。」

接受訪問時，廖師姊謙虛地說：「七十七年時，我幾乎每個月都會到分會聽師父講法，當時因爲孩子頑皮，經常讓我很煩惱，所以去聽法原本只是想讓心情平靜一下，並不是對經典有多少認識才去聽的。以前我沒有宗教觀念，什麼都不會，但是聽了師父的話，心中自然就受到很強烈的震撼，覺得自己必須把握機會，做這件分內的事，感謝師父給我機會，也感謝我的老闆娘及先生，因爲有他們的支持，我才能完成這個心願。」

她爲了感謝老闆娘的成全，從七十七年起，每月固定以老闆娘的名義，爲她繳五百元的功德款。幾年下來，大家都以爲是老闆娘自己付的，沒想到這也是她的報恩之舉。至今，她已圓滿了捐助病房的心願，其中也有母親要給她買房子的錢，但是爲了上人的大願，她全部奉獻出來，而且她還歡喜地說：「我還要再做下去！」

上人開示時曾說：「我們要很用心的過日子。」這一點，廖師姊無疑是做到了；因爲她很用心，所以能在收支幾乎相等的拮据狀況下，挪出力量來布施。因爲她很用心，所以懂得感恩感謝上人、感謝老闆娘、感謝自己的先生和周遭一切的人。人生至此，還有什麼不滿足？雖然物質生活不是很富足，但是她的心靈清明快樂，連帶著整個家庭氣氛也更和諧了。

最近，老闆娘移民澳洲；很多人知道廖師姊很勤快，因此想請她去幫傭。但是，廖師姊都婉拒了，她目前經常到台中分會幫忙；現在先生又同意她回來慈院當志工。看她眉開眼笑的樣子，讓其他人也都分享到她的歡喜與感恩。朋友們！您是否已經看到那美麗清香的心蓮正在朵朵開放！

邀十方有緣耘福田

證嚴上人對新加坡慈濟之音會員開示

◎李慧玲恭錄

各位大德，阿彌陀佛：

三千個慈濟家庭

非常高興大家遠道而來；雖然你我所住的地方距離相當遙遠，可能有幾萬里以上，可是我們今日見面卻覺得非常親切，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同是慈濟世界人，也擁有同樣的慈濟心，所以會感覺到彼此很親切，這就是緣分。

說來不可思議，靜蓮本來在花蓮，是花蓮人；我是台中人，台中才是我的故鄉。偏偏我離開中部到東部和她們認識；之後，靜蓮又前往新加坡，我卻留在東部。也就因爲她先認識我後再到新加坡，我們的慈濟緣才能結合起來，這就是佛教所說的「緣分」。

現在，「慈濟」在台灣社會很普遍。其實，能夠如此普遍，不是一個釋證嚴成就的。在台灣有三千多位委員——說是三千位，事實上是加倍以上；假若太太是委員，先生就是幕後；也有夫妻檔的委員；或者太太是委員、先生是慈誠隊。假如一個家庭有六個人，就會有五個幕後委員；有的媳婦出來當委員，她們的媽媽、婆婆也會支持、介紹朋友親戚參加會員——所以說是三千個「慈濟家庭」。眞正在爲慈濟做事情的，實在是很多人的力量。

化佛教爲行動

目前慈濟在台灣的會員，已經有一百二十多萬人。這一百二十多萬人，在二十六年前，是從三十幾個人開始做起。「慈濟」是佛教的、是大家的；它是一個以佛教精神，發揮救人功能的社會工作。這也就是從我皈依在我師父座下那一日，師父對我所說的第一句話「爲佛教、爲眾生」所引發而來的。

各位應該都是佛教徒，我們每一個佛教徒都應該要「爲佛教」。佛教能被世人重視，我們這些教徒才能眞正感覺到我們所選擇的人生歸依處是正確的。二十幾年前台灣的佛教，大多數被抹上消極與迷信的色彩，我實在覺得很痛心與可惜。因爲佛教是一個智慧的宗教，是眞正救世間人慧命的宗教。所以，我希望把佛教的精神，化爲一股行動。

若只是將慈悲掛在口頭上說，並沒有辦法表達佛教眞正慈悲的形象。說功德而不去身體力行，怎麼可以得到功德呢？「內能自謙」就是功，「外能表達」就是德。內在的功，就是要我們下功夫。

佛陀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可見你、我都可以成佛。只是我們的心迷失了，迷失了如何成佛的功夫。所以佛陀才教育我們要下什麼功夫，要身體力行什麼事情，才能把佛心再復活起來。佛心，就是我們的慧命。

你們聽了可能會很奇怪：我本來就是活生生的，爲什麼要說復活呢？因爲我們凡夫讓佛心在心中睡著了，我們要喚醒佛心，就是讓我們的心多發揮一分佛心的功能，那就是「行菩薩道」。我們要經過菩薩道，才能眞正到達佛的境界。佛陀的精神就是入世的精神。我們要入世爲人群服務，這正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倒駕慈航」。

擔起如來家業

雖然我們將目標訂在成佛，要達成此目標前，還要趕快從人做起，要先行菩薩道才能眞正成佛。慈濟就是以佛陀的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

平常人說「事業」、「職業」，我都說「志業」；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發揮內心追求志願的「志」，來從事佛教的工作。

所以，雖然各位在新加坡，我們在台灣，距離相隔很遙遠，但我們的心應該是很貼切的。因爲你我都是佛教徒。既然我們每一個人都以佛教徒自居，就應該有續佛慧命的使命感，要能挑起如來的家業——希望佛教在世界上、在人群中，讓每一個人都感覺「我應該皈依在佛陀的座下」，以佛陀爲學習的榜樣，發揮「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無量心的精神。

讓各宗教也來參與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把慈濟的精神、慈濟的種子，散布在新加坡。讓新加坡也能保有這份正信的佛教精神。

佛陀示現人間是爲教育眾生，並不只是保眾生平安、事事如意而已；祂所要救度的眾生很普遍，就像慈濟功德會，我們的會員不只是佛教徒，就連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一貫道、摩門教都有。他們只要認識了慈濟，也就肯定了佛教的教育精神。所以，我們要度的不只是佛教徒，沒有信佛教的、或者已信其他宗教的，也希望他們參與慈濟世間的工作。

比如說，去年底我到台東鹿野村，那是我當年逃離家庭後的第一站。每回到台東，我一定會到鹿野村停留一段時間，摸摸那邊的樹、踏踏那兒的土地，稍作休息與回憶這二十多年來的事。這一次我到那兒，看到兩件讓我非常訝異、驚喜的人事。

一個是將近三十年沒見面，當初我落難在鹿野照顧我的一位老太太。三十年前我和她認識，她只不過是四十幾歲的中年人，這回相見，她已是七十多歲。忽然間我也感覺到自己老了，才知道自己也已五十幾歲。穿過時光隧道，我突然覺得人生過得很快，尤其是她那一份愛我的情，是眞正菩薩的長情。

當年，她爲我剪裁了一件長衫，就是現在所說的旗袍，她做這一件長衫並沒通知我，所以等到她做好要給我穿時，我已經離開那個地方。她就把這件旗袍壓在箱底，保存了三十年。這段時間，她不斷在打聽，這個女孩跑到那裏了？一直很擔心衣服主人的安危。因爲她有心打聽，所以就有人告訴她說這個女孩可能就是現在的證嚴法師。那一天就由一位有心人安排她來見我，是由誰安排呢？就是由一位基督教長老安排的。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新加坡慈濟之音幹事及會員共四十二人歸國，展開爲期五天的慈濟之旅，與上人同赴台中分會，吸收會務推廣經驗。　攝影■德宣師

這位基督教長老是有心人，我那天和他是頭一次見面，可是他已經爲慈濟作了很久很多的事情，而且也已經是慈濟會員了。他是農會的總幹事，每月領到的薪水都原封不動交給委員。他說他要成爲榮譽董事，所以連薪水都點滴不遺地付出護持慈濟志業。

他是個基督教徒，竟那麼的愛護慈濟、幫助慈濟，而且還說：「師父，我是妳忠實的讀者和聽眾，我每天都聽妳的經！」他每天在講道時，常引用「三十七道品」向會友說法。那天他也帶太太來見我，說：「我很希望我的太太也能加入委員的行列。我的太太很『鐵齒』，她什麼都不信，我在講道時她都不肯來聽。可是她都聽師父的經。」他又說：「師父，妳所有的錄音帶，我都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地聽，我都會背了。」我講的每句話，他都接得下去。我實在感覺到很溫馨。雖然他是基督教徒、我是佛教徒，但感覺到很親切。

我要出來的幾天前，陸陸續續有修女來到花蓮精舍。我們是相見恨晚，有的就說：「法師，我們每天都在爲妳祈禱，我們雖然沒有見過妳，可是我們在教堂裏，每天早晨一定爲妳祈禱，祈禱妳身體健康、身心愉快。」還有一位神父在輔仁大學擔任宗教課程，他來看我說：「法師，于斌主教和我們，每天也爲妳祈禱。」我聽了實在很感激也非常感動。不管是修女或者神父、牧師、長老，每一個人都爲我祈禱，可見大家對慈濟的愛護。這也可說是大家肯定了佛教。

修養從輕聲細語做起

今天在台灣，我們已經把佛教的精神逐漸擴展到全世界。現在美國的加州、德州、華府、紐約，都有我們的分會、委員，他們在那邊播撒慈濟的種子，且成果很好。每次有人從美國回來就會說：「師父，美國的分會妳要安心，妳的弟子在那邊都非常好。」從那邊回來的弟子也都說：「師父，妳放心。我們會好好做，我們都會向人家說『要知師父，看弟子』。」這些在在使我感激和放心。希望慈濟在新加坡，你們要彼此的鼓勵，互相的將慈濟精神和佛法融合一起。

我在對全省委員說話時，就是告訴他們——作慈濟人，右肩要挑起佛教的精神，左肩負起慈濟的責任，胸前則掛著自己的氣質。知道嗎？我們佛教徒，談吐行動一定要做得好，不能隨便。出門在外，假如要讓別人感覺到佛教徒很了不起、有修養的話，一定要能輕聲細語。

我這次出門的前幾日，高雄有二十幾部遊覽車回到精舍，大約有一千多人。從他們進來到坐好，雖然我的書房和他們的距離只有一牆之隔，但是我竟然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等到他們來請我講話時，我才發現原來已經有一千多人默默無聲的坐在那兒。那裏面有八十多歲的老人，也有三歲五歲的小孩，竟然都能這麼靜悄悄的一點聲音都沒有，我非常感動，這就是慈濟人的氣質，一點點都沒有吵雜的聲音，這就是佛教徒該有的氣質。各位，我們都是佛教徒，要怎樣讓佛教復興呢？只有靠佛教徒的行動，靠佛教徒的修養是最重要的。

慈濟種子帶回新加坡

今天我要到南投，聽說南投地區醫療很缺乏。人生四大苦，最苦者莫過於病苦。我希望以佛教徒的力量來解決苦難眾生的不足與需要，這些要由我們來積極建設。希望你們回到台灣，要讓台灣的佛教徒也知道新加坡的佛教徒氣質很好。所以，上下車時要把老人照顧好、小孩帶好、輕聲細語，好好照顧新加坡佛教徒的形象。希望你們來台灣會玩得很快樂，也聽得很踏實，更把慈濟的種子帶回新加坡。

祝福各位，阿彌陀佛！

▲瑞源鄉茶會潘永豐先生以佛法以及親身體驗的生活小故事和現場來賓結緣。

瑞源茶會傳遞理事圓融妙藥

潘永豐以說法口治癒 心痛的婆婆

【靜立、慈耀／台東報導】鹿野鄉瑞源地區環境優美、民風純樸，到了此地讓人感受到一分善與美的氣氛，在小小的鄉村裏，慈濟會員達一百多位，可以稱爲好人密度高的地區。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在瑞隆社區活動中心舉行的慈濟茶會，慈濟榮譽董事潘永豐先生，雖是基督教長老的身份，在會中發表了他對實踐佛法的體驗。

他說，佛法在生活中要如吃飯一樣的自然，雖然一個吃飯的動作要動到大腦、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腸胃等等，但我們一點感覺都沒有，只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罷了。

學佛是要愈學愈有智慧，必由本身做起，只要心中充滿了愛，必能捨得。他引用上人的話：「有捨才得；付出之後內心會感覺歡喜、輕安。」

慈濟世界中沒有迷信、不講神道，是自我智慧的開發；當一個人的智慧被開發出來的時候，很多事情自然融會貫通了。「一事必有一理，不要驕傲於自己的道理，只有放棄我執、法執的人，才能記得本體實相。」

透過一位基督徒說出佛理，令人欽佩他的用心與包容。

我國自古至今，「婆媳問題」一直是幸福家庭的一個病源，想要消弭婆媳之間的衝突，如果沒有具備特別的愛心或智慧，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就能讓這條鴻溝消滅。

上人對於這種案例，曾勸勉弟子，凡事要往好處想，多看看對方的長處、多發現對方的優點，只要優點多於缺點，自然這種種問題就不會產生了。潘先生又說了一段親身體驗的小故事。

他說，有一天，一位婦人匆忙走入他的辦公室，對他說，有人指點她，台北有位十分「高明」的醫生，只要吃他一副藥就可以治好她的「心痛」，「你住在台北的哥哥知道這位名醫住在那裏，請給我你哥哥的住址。」

他婉言的說：「這種吃了馬上會不痛的藥，裏面可能含有嗎啡，不可以吃。」接著他看見這位婦人的神情，發現她並非眞病而是患「心病」。經過交談之後，他得知原來這位婦人十分不滿自己的媳婦；媳婦在婆婆的無理要求下，開始反抗婆婆，造成了「不孝媳」的罪名，這位婆婆也因爲天天氣這個不懂孝道的媳婦，而氣出病來，不但胃經常痛，心也常常絞痛。

潘先生於是告訴她：「妳這種病不必吃藥，只要去愛妳的媳婦，把她當作女兒看待，病就會好。」

她說：「女兒是女兒，媳婦是媳婦，怎麼有可能把媳婦當作女兒看待呢？這個我辦不到。」

他說：「妳生孩子苦不苦？」「苦。」「把孩子從小帶大苦不苦？」「苦。」「如果有人生了一個女兒，而且替妳扶養長大到廿歲，再把她送給妳做女兒，妳喜不喜歡？」「這個我能接受。」

她終於想通了。潘先生又說：「從今天起，妳每天早上起來，把早餐做好，請她用餐，把家務做好；就像對待女兒般的去照顧她，不管她是不是肯早起幫忙做家事，一個月以後，不必吃藥，也不必花錢，妳的心痛一定會好。」

半個月後，這位婆婆眉開眼笑的走進辦公室對他說，她的心痛完全好了，而且媳婦也十分孝順勤勞，不再是以前那個懶惰而忤逆的媳婦了，非常感謝潘總幹事。

上人常說人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善解、知足與感恩；如果人人能常站在對方的立場替對方設想，設身處地的就不會有煩惱，能知足才能去貪念，常懷感恩心，自然就起歡喜心。潘先生說的實例引起聽眾很大的共鳴。

《筆耕園地》

說我與慈濟的一段因緣

挫折與成長

◎張願樸

「當別人給你挫折時，心存感恩，這就是你蛻變成長的時候；每次每次的挫折總會帶來點什麼東西……。」

今年是教書的第二年，心境上與思想上卻與一年前有天旋地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怎麼如此？是慈濟，是佛法改變了我。

話說前年從學校門檻跨出，步入五光十色的社會大千世界，隻身從台中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台北，對於教書充滿著無限憧憬與傻傻的熱情，期待著自己做個好老師。然而，卻很快的被環境牽著團團繞，在這彌漫著自我保護、遊戲金錢利誘的漩渦中迷失。

也或許是對孩子們的要求過高、不當，引來一波又一波的問題，繁雜、瑣碎，各方的不諒解，眞是千般百般的委曲啊！天哪！教書怎會如此苦？瓦解了信心，苦惱、無奈，流淚竟成家常便飯。這樣的日子眞是不願……，心裏想：除了這樣，似乎還可以找到什麼！

從沒宗教信仰的我，無助地到廟裏拜拜，發願從此之後吃早素。然而情況卻不見好轉；就在這時候遇到慈濟委員陳金海先生。他了解我的困境之後，恰巧星期日要回花蓮，問我去不去？沒有絲毫的考慮，滿心滿口的答應：「好。」

記得很清楚，那天，是充滿感動的。在慈濟列車上、慈濟醫院裏、靜思精舍中，所見所聞，皆是一張張笑咪咪的臉龐，每個慈濟人輕聲細語，自動自發，排桌子、排椅子，不分董事長、工人，人人搶著做，那時，我想：世上怎會有這麼美的地方？自己被感染的有點忘了自己的埋怨。後來，進入佛堂，是第一次，學著別人跪拜，當我的頭碰觸到地上的那一剎那，不禁悲從中來，眼淚不聽使喚清然滑落……，那是種回到家的感覺。

一天的美，暫時掃除工作上的不快、無奈，翌日，回到工作崗位，卻發現兩個世界如此不同，一個是眞、善、美，一個是污、濁、利，在心裏的調適上很不能平衡；於是再去找陳委員。他爲我開解些許，自己也發心每個月固定布施，成爲慈濟人。

然而，學生的問題還是不斷。再度到廟裏，無意中看到佛學研習的海報，於是暑假中著著實實在山上清靜了十二天，本也只是想脫離繁雜緊張的都市生活，卻沒想到卻在這兒再度在佛法的浸潤下感動。師父們的慈悲、老師們的授課，讓我更了解到佛教是多麼生活化的，並不是以前所謂的迷信。

十二天的佛學研習，也懺悔了十二天，爲我過去做那麼多錯事悔恨。後來想想，卻覺得自己是幸福的，能在這麼年輕，就接觸了佛法。此時，對那些學生，不但沒有恨，反而是感恩，他們是我的老師啊！突然再重新喜歡起他們，也在心中暗暗決定，開學之後要用更多的愛心加倍的愛護他們。

可是，天不從人願，開學第一天，公布級任老師名單——再教一年級！當時心中眞是難過，好像被留級一般，心情頗爲不好。下午，陳委員又如同救星般的出現在我面前，他說：「這是再考驗你的機會，雖是挫折卻是成長。」並帶著我去參加慈濟委員的聚會；從他們談話中，讓我心情上再受洗滌，第二天，以一顆充滿歡喜的心去迎接我的孩子們。

或許是有過經驗，或許是學會了感恩，或許是心情充滿歡喜；這班孩子帶起來特別的乖，絲毫不費功夫，每天每天我用很快樂的心情去上課，好有趣，孩子們快樂，我也歡喜。突然覺得教書是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

現在，常常聆聽慈濟世界師父的開示，更常閱讀慈濟月刊、慈濟道侶等，而靜思語更是擺放在案前，時時警惕。師父的每一句話，無不如當頭棒喝般重重的敲著我——慈、悲、喜、捨，常懷歡喜的心，去面對我們的父母、朋友、學生，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佛啊！

了解慈濟愈多，就愈發現那股引力的強大，常常爲月刊上所提及因受師父感動而轉變的眞人眞事流淚；也爲委員們現身說法的歷程，感動、警惕；更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因爲我是個老師，那些孩子將因我的一言一語有所轉變，他們是張白紙，而我是彩色筆：是黑黑灰灰的？還是絢麗的彩虹？焉敢不用心！也深深體會到現在功利的社會，已使得許許多多的愛心不再、熱誠不再；多盼望慈濟這股清流能快速的進入每個老師心中，讓每個人感動，成爲有福氣的人。

爲自己發個願，盡己所能，把慈濟帶入學校、帶入生活，讓每個人如同我，時時充滿歡喜、充滿快樂。

《訪貧記事》

少不了一個你

台中分會個案濟助有感

■盧春安

「一個鼎要有三足才能立得穩。」「結一條草繩也要有三個人呀！」這兩句話是往常我們聽到祝賀人家連生三個男孩的吉祥話；說者有理，聽者也滿心歡喜。

但是張秋菊女士的三壯丁卻都在國小五、六年級時相繼發生肌肉萎縮，現在不但不能走路，老大甚至於躺著翻身都很困難。屋漏偏逢連夜雨，孩子們的父親又於去年三月車禍往生。張女士痛不欲生，幸遇證嚴師父、慈濟師姊及許多善心人士的鼓勵、安慰，如今已挺起腰桿，堅強的站立起來。

第一次拜訪張女士是她剛搬到東勢新租屋處的時候，張女士把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她除了照顧三個孩子的吃、睡、翻身、洗澡外，還幫人車縫工作用的袖套。她說：「還好我有健全的雙手，我會盡全力來做事。每天也替孩子們按摩，我不會放棄希望。」

告別了張女士之後，我心裏一直想著：「一個孩子不能走路已夠辛酸，居然三個都不能走，張女士太令人佩服！」因此回到家，我立刻打電話把這個個案告訴一位同事的太太，那位同事去年七月往生，我勸她走出陰霾並傳佈慈濟的訊息，並以張女士的堅強來鼓勵她。

聽了張女士的個案，她立刻告訴我她先生生前用的電動床、便盆、輪椅、助行器等，她都願意捐出。

掛了電話我立刻與台中分會明華師姊聯絡，決定先把電動床送給一位脊椎受傷、雙腳行動不便的林先生，其他物品則暫送台中分會。

由於參與慈濟茶會花了一部分時間，再加上與林先生連絡的時間，耽誤了幾天，我和慈誠隊的徐明祥師兄才在慈友師姊的陪同下去林先生租的五樓公寓先探路；然後再去大雅蔡家看電動床的重量和體積，以便決定邀請慈誠隊幫忙人數。

兩天後，徐明祥師兄邀請了四位慈誠隊師兄和我一行六人從台中大連路開了一部小卡車和一部轎車到大雅蔡家，搬了電動床、助行器、輪椅、便盆器，謝過了蔡太太之後就直奔林府。

到了林府公寓的一樓，五位慈誠隊師兄量了又量樓梯之後，決定還是請林先生母親做水泥工的同事一起幫忙，因爲電動床既重又不能伸縮，樓梯又必須轉彎，由一樓到五樓，眞是不容易。在十幾個人輪流合作之下，總算功德圓滿。

林母看到那便盆器也欣然受贈，並說以後上廁所不必再兩人扶並放個臉盆當靠背了，電動床林先生可以自己按控制器調整高低及頭部、腳部之上下，林母就可安心工作了。輪椅和助行器則由徐師兄送至分會，以備日後其他個案之需。

晚上將近十點回到家，先生及孩子們都歡喜的等著我回來，我告訴他們：「眞感謝你們的護持。我們雖不是最重要的，但慈濟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付出，若沒有那三個『不動如來』、沒有那蔡先生、沒有慈誠隊、林先生、水泥工、明華、慈友師姊……怎能成就今天這件功德呢！眞是任何一個人都不可少呀！」

圓滿了一件功德，內心充滿了歡喜，又放心不下張家三兄弟，於是決定來日再去探訪。張女士目前並沒受慈濟的物質幫忙，幾個會員聽說我要去，紛紛送米、奶粉、麵條、沙拉油、飲料、衣服等託我送去。

希望冬日的暖陽能爲張女士和那三個孩子帶來一些光和熱。

《慈濟列車》

歸去來兮

■廖尉掬

帶著一份誠摯的心與簡單的行囊，踏上慈濟列車駛向花蓮——那連名字都清淨美妙的城市。

雖然沒帶著自己的會員，但是，整車都是善良的慈濟人又何妨？那份親切喜悅眞像幼小時參加學校遠足或旅行一樣，既新奇又興奮。「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在慈濟的團體裏最容易表露無遺。因爲這份「眞」與「善」而引發不可言喻的「美」，難怪歌選裏自信地闡述：「東方一個眞善美世界……」不是慈濟人當眞難以體會啊！

因爲憐憫萬物有情，因爲嗜讀詩詞歌賦；我無怨悔地「執著」學佛的意境，知性感性地在這份體悟裏肯定自己，尋找生命的緣起。曾經寄望來生來世地只限於「增上心」的啓發、福報的培養；曾經「出離心」地想遁世隱居蘭若淨行；如今，多麼幸運地尋訪到這份發揮「菩提心」的慈濟志業。

人生總要有一個目標去奔馳、去探索，一艘沒有目標的船容易因迷失而毀滅。當我把慈濟的四大志業引爲自己的人生導向時，內心自然地肅敬且踏實起來，這是多麼深遠、多麼有意義的生命價值觀！成住壞空的物質現象裏，生滅是必然，如何在生滅的無常裏，奉獻自己、成長自己、成就別人才是我們切身的信念。

多少的團體中、家庭裏，三、五個人都打理得怨憎相會、是非頻傳，如今，清癯瘦弱的師父面對幾千個委員、百萬個會員，竟然能讓每個人產生這樣的向心力，眞是人間的傳奇。感幸自己欣逢慈濟志業的此際，我非幼稚無知的少年，亦非行動遲緩的老年，我還年輕，有偌多的歲月足以奉獻，更重要的是那赤子之心與恆常久遠的慧命；我將努力學習成長。

搭上慈濟列車，我永遠感恩，永遠慶幸。

TZU CHI FOUNDATION